

存在论的现象学美学视角

Ontology: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张云鹏 胡艺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存在论的现象学美学视角

Ontology: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张云鹏 胡艺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论的现象学美学视角/张云鹏,胡艺珊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61-6925-4

I. ①存… II. ①张…②胡… III. ①现象学—美学—研究
IV. ①B83-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09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19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现象学美学思想有一个“存在之维”，即从艺术、诗、文学、语言等审美现象的角度去思考存在，抑或从存在的角度论艺术、诗、文学、语言等审美现象，因此遂有存在论美学或本体论美学之称。

基于现象学的上述实情或理由，本书所选取的现象学美学家有：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 1893—1970）、米盖尔·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 1910—1995）。

有感于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突出地重提存在并以之作为自己的哲学主题。前期从此在论存在，后期转而从艺术、诗歌、语言论存在，以此开启了存在论的“美学之维”。受其影响，萨特以“存在—自由—艺术”的路向、梅洛-庞蒂以“身体意向性——艺术的表达”的路向走向了审美现象，英伽登径直通过对艺术的半实在性的研究提出了真正的本体论任务，杜夫海纳则在其美学中直接追问审美经验的本体论意义。总之，他们以各自的哲学个性和探求路向深化并丰富了这一维度。

更具体一点说，作为对存在的探索，这些现象学的哲学家或美学家们，或间接或直接或自觉或非自觉地走向了审美现象，因此也就有了对审美对象的种种规定。在海德格尔看来，审美对象不是与主体相对的客体，而是作为“站出者”、“敞开者”、“锁闭者”的“自行澄明与遮蔽之象”。萨特认为审美对象并非就是现存的艺术作品，而是由审美主体的想象性意识在欣赏作品过程中构成的“想象的对象”。英伽登基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意向性，而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纯粹的意向性对象”。杜夫海纳受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影响，并进一步创造性地把审美对象看作是

“纯粹知觉对象”。

如何追问存在？这涉及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存在与存在者的规定及其相互关系；第二，存在追问的结构模式；第三，存在追问结构的层次性。

如果我们把抽象的或纯粹的“存在”称作“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具有规定性的所有事物都称作“在者”。存在者具有不同的类型：感性存在者、抽象存在者、个别存在者、整体存在者、种类存在者，如此等等。按知识论，存在作为纯粹的抽象，毫无内容，因而也就是无；按存在论，存在正是因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所以它才是最丰富的可能性的有。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作为自身在场，存在作为持续着的到来，存在既去蔽又遮蔽，既澄明又隐匿。由此可对存在作进一步的规定：从“现象与本质”的角度看，存在是本现象；从“本体与存在”和“体与用”的角度看，存在为用，在者为体；从“思与在”的关系看，在是思之在，思是在之思。存在与存在者之关系表现为：存在就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给出，存在者显现存在。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追问之所以陷入迷途，其因在于表象性思维，结果导致存在实体化。

存在追问的结构，理论上可有三种。一重结构模式：“存在”；二重结构模式：“此在－存在”；三重结构模式：“此在－存在者－存在”。一重结构模式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这种做法面临着无穷倒退的危险；另一方面它依然没有避免形而上学的命运——把存在思为实体化的存在者。二重结构模式体现在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三重结构模式体现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诗的路向上，此在、艺术作品与存在三个要素相互关联：一方面，本有通过居有四重整体居有人；另一方面，此在通过作诗或诗意的栖居、通过“对于物的泰然处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来聆听并应和存在的召唤。

根据人（意识、主体）、对象（其他存在者）、世界等诸项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可以确定存在追问结构具有三个层次：第一，理性活动—抽象对象（抽象存在者），第二，感性活动—感性对象（感性存在者），第三，纯粹感性活动—意象。

理性活动与感性活动显然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从主体方面看，单纯

的“感性冲动”使人受自然的感性欲念的强制，单纯的“理性冲动”使人受理性法则的强制，人在这两种分离的活动中，都不可能获得自由。从对象方面看，单纯的理性活动使对象抽象化为毫无生气的概念；单纯的感性活动则使对象单质化为赤裸裸的具有有用性的资源；物因此丧失了自身。“纯粹感性活动”是由理性活动向感性活动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复，在这种回复运动中，理性活动中的逻辑抽象性和感性活动中的私有功利性被彻底排除和悬置，这时的感性是纯粹的。排除和还原，并非抽象观念和感性欲望的消失，而是融化和沉淀。由此形成的“纯粹感性”是融理性和感性为一身的垂直的整体结构。纯粹感性活动的特征是自由性，纯粹感性活动的对象是审美意象。纯粹感性的活动是对存在意义的体悟，而意象则以自身的灿烂感性显现了存在。但无论是纯粹感性活动本身的存在体悟还是感性意象的存在显现，最终说来都是存在本身的自行显现。在这种自行显现中，存在既让审美对象在场，又呼唤人在此。

既然审美对象显现了存在，或者说存在让审美对象在场，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审美对象的构成与存在显现维度的关系。关于审美对象的构成，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认为是“大地”和“世界”，而在《筑·居·思》和《物》中，则认为是大地、天空、终有一死者和诸神。萨特认为有三：形象的感觉形式、在场—表现—意义、非实在的情境。梅洛—庞蒂认为是语言、意义、虚构情境。英伽登认为有四：语音、意义、图式化观相、再现的客体。杜夫海纳认为有三：材料、意义、表现。根据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和符号的三元关系，综合诸家观点，可将审美对象的构成归结为三要素：形式、意义、世界。

存在的显现有三个基本的维度，这就是真、善、美。此处之“真”，不是指知与物符合的命题真理，也不是指此在揭示之真，而是指存在的无蔽。此处之“善”，不是指道德层面上的伦理规范之善，而是指作为源始伦理学的存在之善。此处之“美”，不是指理念之美，而是指存有之在场状态。

审美对象的构成要素“形式”、“意义”、“世界”与存在显现的维度“真”、“善”、“美”的同一表现为：世界之真、意义之善、形式之美。最终说来，真、善、美三位一体，归属存在。

审美对象向存在的开显，同时也是存在向审美对象的显现，两者相互交织、争执、映射，互为表里。存在在审美对象身上的显现，可简洁地表述为：形式形式化、意义意义化、世界世界化。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表述，即：物物化、争执与映射游戏、世界世界化。

“物物化”其意有三：一是赋“物”以“形”，二是赋“形”以“义”，三是聚集并开显世界。“世界世界化”即世界的敞开，按杜夫海纳的命题和观点，我们把“世界世界化”规定为本真时间的时间化和本真空间的空间化，以及两者之间的交织。“物化”与“世界化”已经是“物”与“世界”的意义，这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生发意义；二是运作意义，即凭借意义而“物化”和“世界化”。物化聚集就是以意义聚集天、地、神、人，世界化就是存在的“时-空”性意义。假如严格划分意义与形式、意义与世界的界限，那么，发生在世界与大地之间的“争执”，发生在天、地、神、人之间的“映射游戏”，则就是审美对象意义的运作。意义的生发和运作有两个层面：一是存在之真理（原始争执），二是存在者之真理（争执）。世界的世界化、物的物化世界、存在的澄明与遮蔽属于前者，大地的锁闭与世界的敞开、天地神人之间的映射游戏属于后者。当然，意义运作的两个层面是交织在一起的，难分彼此。梅洛-庞蒂存在之“肉”的开裂——一种存在本身的“区分化运作”表明了这一点。

本书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为主线，贯穿并整合其他诸家的思想；同时忽略诸家之间思想的差异，而强调其共性与互补性。意在阐其妙，通其数，翻空征实，运思成体，力图建构一个统一的现象学美学的存在论。

目 录

前言	(1)
----------	-------

上篇 走向审美现象

第一章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	(3)
第一节 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主题	(3)
第二节 此在的追问——基础存在论	(10)
第三节 思想的转向与事情的回行	(82)
第二章 殊途同归	(118)
第一节 萨特:存在—自由—艺术	(118)
第二节 梅洛—庞蒂:从身体意向性到艺术的表达	(139)
第三节 英伽登:艺术本体论	(159)
第四节 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的本体论意义	(173)
第三章 审美对象的诸种规定	(186)
第一节 自行澄明与遮蔽之象	(186)
第二节 想象的对象	(188)
第三节 纯粹意向性对象	(191)
第四节 纯粹知觉对象	(194)

下篇 存在的显现

第四章 存在追问的结构	(203)
第一节 存在与存在者	(203)

2 目 录

第二节 存在追问的结构模式·····	(220)
第三节 追问结构的层次性·····	(224)
第五章 审美对象的构成与存在显现之维·····	(237)
第一节 审美对象构成要素分析·····	(237)
第二节 存在显现之维·····	(256)
第三节 构成要素与显现之维的同一·····	(268)
第六章 存在的显现·····	(274)
第一节 基本概念·····	(274)
第二节 物物化·····	(291)
第三节 世界世界化·····	(297)
第四节 争执与映射游戏·····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11)
后记·····	(315)

上 篇

走向审美现象

第一章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

第一节 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主题

一 作为海德格尔哲学主题的存在

存在，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主题。他明确地说：“我们主张：存在是哲学真正的和唯一的主题。……用否定的方式说：哲学不是关于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者存在论。”^① 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中，海德格尔回顾了自己被带上存在问题道路的几个关节点。

一是中学时期他读到了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存在者的多重含义》，由此产生了他最初的哲学困扰：“如果存在者有多重含义，那么哪一种含义是它的主导的基本含义呢？什么叫作存在？”^② 同一时期，海德格尔还读到了卡尔·布赖格的《论存在：存在论大纲》一书，这部著作除附有存在论的基本概念的词源以外，还摘录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和苏阿列茨的大量原文。显然，此书既加深了他对“存在”的印象，同时也强化了他对“存在问题”的困惑。

二是大学时期卡尔·布赖格教授的神学讲座——“教义学”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运思艺术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他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谢林和黑格尔对于与经院哲学的教义体系完全不同的思辨神学的重要性。就这样，存在论与作为形而上学建构的思辨神学之间的对峙，便进入了研究的领域。”^③

① [德]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页。

② [德]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1280 页。

③ 同上书，第 1281 页。

三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由上述两点可以看出,“存在”已经成为此时海德格尔哲学思考中的问题,但是他一直找不到进入此一问题的道路。经由布伦塔诺(胡塞尔的老师)和埃米尔·拉斯科(其著作深受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影响),胡塞尔现象学的奠基之作《逻辑研究》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从1909年始,他独自钻研《逻辑研究》;1916年至1919年,在胡塞尔身边教和学的同时,对现象学的“看”进行了逐步的训练;其后,主持高年级学生的《逻辑研究》讨论。在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现象学的学习过程中,海德格尔认识到:“作为现象学的自身表现的意识行为的现象学所完成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和整个希腊思想和希腊此在那里,被更原始地思为‘ ἀλνθελα ,即在场的东西的无蔽状态,它的解蔽,它的自我显现,作为担负着思的行为的现象学的研究所重新发现的东西,如果这不就是哲学本身,它至少证明自己是希腊思想的基本特征。当这一看法在我心中越来越明晰时,下面这个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了:依据现象学原理,那种必须作为‘事情本身’被体验到的东西,是从何处并且如何被确定的?它是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性呢还是在无蔽和遮蔽中的存在者之存在?”^①从这番自白中可以看出,通过现象学,海德格尔被带上了存在问题的道路。

二 存在问题的首要性地位

“存在”之所以会成为海德格尔哲学的主题,是因为存在问题在地位上具有首要性。海德格尔就此写道:“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问题所在。这问题恐怕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显然这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②存在问题的首要性具体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最广泛、最深刻、最原始。

最广泛,是说这个问题涵括一切存在者,或者说它询问的是存在者整体。若要划定其区域,只能以无为界。一切非无者,都落入这个问题,甚至扩而包括无本身,因为它“是”无,也就是说“无”存在。

① [德]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85页。

② [德]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由此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廣泛到不可能再廣泛了，它涵括一切存在者和非存在者。

最深刻，是說它要為存在者作為它所是的這樣一個存在者在起來建立根基。“為什麼”就是尋求根據，但尋求根據不是指為存在者尋求原因，而是指為存在者設定根基，此之謂元根據。如果這根據舍棄了根基，那麼它就成為無根據的深淵。如果這根據僅僅是偽裝成根基的某種假象，那麼它就是一種非根據。“元根據”、“深淵”、“非根據”雖表述非一，但說的無非是指離棄表层、深入底层直至極限的“奠基性區域”。

最原始，是說這個問題為一切真正的问题跳出了根源。作為淵源，它是最原始的問題。得出這一論斷的理路是：“究竟為什麼在者在而無反側不在”這一發問與存在者整體（此處須特別注意的是，存在者整體是通過這一發問才得以作為這樣一個整體，以及向著其可能的根基展開並且在發問中保持其展開狀態）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係：一方面發問迎向存在者整體；另一方面發問又並未與這一整體完全脫離，也就是說發問本身亦在正在展開的存在者整體中。正是由於後一種原因，這一問題所詢問的東西就反衝到問題本身上來，由此形成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這個為什麼？”在此，最初的問題首先轉變為它探求它自身的“為什麼”。回答此一問題有兩個向度：一是陷入“為什麼”的無窮遞推之中（這是發問需要擺脫的表面的迷惑），二是從此在之遮蔽狀態中完成一次跳躍（這是發問所產生的根基。回想一下海德格爾曾描述過的存在問題出現的情境：在某種完全絕望之際，在某種心花怒放之際，在某種荒蕪之際，……這個問題就來臨了）。從現象學的立場看，跳躍就是生存態度的轉變。“在一切存在者中間，唯有人才為存在之調音所呼喚，經驗到一切驚奇之驚奇，即：‘存在者存在’這一實情。”^①於是，跳躍為發問的跳躍，發問為跳躍的發問。這一發問的跳躍為自身跳出了它自己的根源，同時也為一切真正的问题跳出了根源。

最廣泛、最深刻與最原始是相互聯繫著的，海德格爾得出結論說：“這個問題在這樣三重意義上是第一位的，即：在這個問題以給出尺度

① [德] 海德格爾：《路標》，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 2000 年版，第 358 頁。

的方式敞开的奠基性领域内，这个问题依其等级而论在发问的秩序上是第一位的。我们的问题是所有一切真正的，即自身向自身提问的问题的问题。”^①

存在问题不仅在地位上具有首要性，而且在其功能、目标和动机上具有优先性，这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优先性”。在这个题目下，海德格尔要谈的是存在问题对于实证科学的奠基关系。因此，“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论的优先性其实就相当于一种存在之主题的科学上的优先性”^②。在此，他区分了三个层次的问题：存在问题，其任务在于追问存在的意义；区域存在论，其任务在于阐明那些规定了各个特定的专门领域的存在者之存在样式的基础概念；实证科学，其任务在于探索某一特定的存在者领域，将其主题化为研究对象。

存在问题并不是对最普遍的普遍性所作的一种虚无缥缈的思辨，而是既富有原则性，同时又是最具体的问题。之所以说是最具体的，是因为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在前科学的经验中，存在者全体按照其存在区域被划分为各个特定的专门领域，诸如历史、自然、空间、生命、此在、语言等，并创建出相应的基本概念。对这些特定的专门领域存在者的存在状况进行阐释，并非演绎地构造各种可能方式的存在谱系（即一门各种可能的存在方式的本源的科学），就构成了区域存在论。把各个专门领域中的存在者主题化为研究对象，对存在者之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进行考察，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实证科学。由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存在问题、区域存在论和实证科学三者之间存在着依次贯之的奠基关系，海德格尔把它称之为“可能性的先天条件”：“存在问题的目标不仅在于保障一种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基础的存在论（笔者注：区域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

① [德]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② [法] 让-弗朗索瓦·马特编著：《海德格尔与存在之谜》，汪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了它最本己的意图。”^①

存在问题对于实证科学的根基性，不仅体现在科学产生阶段，而且也体现在科学的运动（发展、进步、危机等方面）上。科学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而主要靠对各个研究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疑问。也就是说，真正科学的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科学的危机实质上是基本概念的危机，也就是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的危机。“一门科学的所有专题对象都以事质领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这一领会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所以，只有相应地先行对事质领域本身作一番透彻研究，这些基本概念才能真正获得证明和根据。”^② 所以在科学发生危机时，就需要把研究工作移置到新基础之上，这个新基础就是科学自己并不十分清楚的对基本概念的修正，以及基本概念产生所依赖的存在的意义。

总之，无论正说还是反说，海德格尔论证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性的思路是：与实证科学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发问相比，存在论上的发问要更加原始。而存在论非演绎地构造各种可能方式的存在谱系的任务需对存在的意义先行有所领会。

表现在与科学基本概念之关系上的存在论上的优先性还不是存在问题的唯一的优先性，除此之外，它还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这个存在者就是“此在”。表面上看，海德格尔在此论证的是“此在对于存在问题的优先性”，实质上，他是借助“此在”这个特定的存在者（故称“存在者层次上”，其实，就此在的存在领会而言也存在着存在者层次和存在论层次之分）论证存在问题对于所有问题的优先性。为什么是“此在”而不是其他存在者？这就需要对“存在问题”本身作一形式结构的分析。任何问题都包含着如下三个构成环节：问之所问（Gefragtes）、问之何所问（Erfragtes）、被问及的东西（Befragtes）。把问题的形式结构落实到存在问题上就表现为：问之所问是存在，问之何所问是存在的意义，被问及的东西就是存在者本身。那么如何确定存在问题中的作为被问及的东西的具有

①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3 页。

② 同上书，第 12 页。

优先地位的存在者呢？海德格尔回答说：“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Dasein）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①显然，与一般问题相比，存在问题的独特性在于：其一，问之所问（存在）明显地向后关联到或向前关联到发问活动本身；其二，作为被问及的东西的存在者，同时也是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这也就是说，此在（无论是作为被问及的存在者还是作为进行发问的存在者）置身于存在问题之内，并与存在问题本身有一种关联。这种关联可作如下总体表述：对存在的领会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从存在者层次上看，这就是此在与其他存在者的不同之处。

我们称此在的存在为“生存”，生存不是现成存在的存在模式，而是存在的可能性，这种生存的可能性是此在的存在随着它被投的存在和通过它投开的存在对它展现的可能性。所谓“被投的存在”是指此在的存在是一个被动的发生，此在被投入这个发生中，因此，此在不得不是它的存在。所谓“投开的存在”是说此在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主动的发生，它参与它自身的存在。在这种指向可能性的生存活动中，此在关心并领悟着自己的存在。因为此在存在在世界中，所以，此在同样源始地关心并领悟着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整体的存在和存在本身。此在的这种存在领会在两个层面上得以展开，一是存在者层面上的模糊的领悟，因而是前存在论的；二是对存在进行发问，追问存在的意义，这是存在论层面上的清晰的理解，因而是存在论的。论述至此，此在的地位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此在不仅在存在者层次上具有优先地位，而且在存在论层次上也具有优先地位，因而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

三 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如此重要，以致它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始是且其后一直是西方

^①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页。